|  |
| --- |
| 大乘单译经·第0436部 大法鼓经二卷 刘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 |
| * 经名 · 卷数 · 跋序 · 品名 · 品数 字体：大号   + 译作者 中号 小号   大法鼓经卷上大法鼓经卷下 |
| 大法鼓经卷上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复有百千大菩萨众，复有众多天、龙、夜叉、揵闼婆众，复有百千诸优婆塞、优婆夷众，复有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及天帝释、四天王众，复有十方世界无量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菩萨俱。  尔时，如来于彼四众说如是法：有有则有苦乐，无有则无苦乐，是故离苦乐，则是涅槃第一之乐。彼五百声闻比丘，一切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无复烦恼，心得自在譬如大龙，心得好解脱，慧得好解脱，所作已辦，已舍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智心解脱，得一切心自在第一波罗蜜。有无量学人，皆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果。有成就有漏法无量比丘众，有成就无量阿僧祇功德菩萨摩诃萨，从十方来，算数譬喻所不能及；亦非一切声闻、缘觉之所能知，除文殊师利菩萨，及大力菩萨、观世音菩萨、弥勒菩萨摩诃萨，如是上首菩萨摩诃萨，无量阿僧祇众。譬如大地所生草木，从诸方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不可称数。复有差摩比丘尼，与比丘尼众 俱，毗舍佉鹿子母，及末利夫人，各与无量大眷属俱。须达长者，与诸优婆塞俱。尔时，世尊于大众中，说有非有法门。  尔时，波斯匿王从卧而起，作是思惟：“我今应往至世尊所。”念已即行，击鼓吹贝，往诣佛所。  尔时，世尊知而故问：“阿难，以何等故有鼓贝声？”  阿难白佛言：“波斯匿王来诣佛所，是其击鼓吹贝之声。” 佛告阿难：“汝今亦应击大法鼓，我今当说《大法鼓经》。”  阿难白佛言：“世尊，是《大法鼓经》名，我未曾闻。以何等故，名《大法鼓经》？”  佛告阿难：“汝何由知？是诸来会大菩萨等，悉不能知此《大法鼓经》六字名号，何况于汝而得闻知？”  阿难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此法名号，真实难知。”  “如是，阿难，实尔不异。阿难，此《大法鼓经》，世间希有，如优昙钵华。” 阿难白佛言：“非一切诸佛有此法耶？”  佛告阿难：“三世诸佛悉有此法。”  阿难白佛言：“若然者，彼诸菩萨人中之雄，何故悉来，普集于此？彼诸如来，何故自于其 |

国不演说耶？”

佛告阿难：“如有一阿练比丘，隐居山窟，至时入村，方欲乞食，道见人兽诸杂死尸；见已生厌，断食而还：‘呜呼苦哉！吾亦当然。’彼于异时，心得快乐，作是思惟：‘我当更往观察死尸，令增厌离。’复向聚落，求见死尸，修不净想；见已观察，得阿罗汉果。如是他方诸佛， 不说无常、苦、空、不净。所以者何？诸佛国土法应如是。彼诸如来，为诸菩萨作如是说：‘奇哉难行！释迦牟尼世尊，于五浊国土出兴于世，为苦恼众生，种种方便，说《大法鼓经》。是 故，诸善男子，当如是学。’彼诸菩萨，咸欲见我恭敬礼拜，故来会此。既来会已，或得初住， 乃至十住。是故《大法鼓经》，甚难值遇！是故十方大菩萨众，为闻法故，普皆来集。”

阿难白佛言：“善哉！善哉！一切善来，彼悉得此难得经法。” 佛告阿难：“如是深经，非一切共，是故不应说言‘一切善来’” 阿难白佛言：“何故彼非一切善来。”

佛告阿难：“此经典者，是诸如来秘密法藏，甚深微妙，难解难信。是故，阿难，不应说言‘一切善来’”

阿难白佛言：“非如波斯匿王，临阵斗时，击大战鼓。其闻声者，一切箭落耶？”

佛告阿难：“波斯匿王击鼓战时，非彼一切闻鼓声喜。有怯弱者，闻而恐怖，若死近死。如是，阿难，此《大法鼓经》名，是二乘之人不信法门。是故，阿难，譬如彼王至斗战时，击王大鼓。此大法鼓，诸佛秘密，佛出世时，尔乃演说。”

尔时，世尊告大迦葉：“此诸比丘，清净纯一，真实强力，离诸糟糠，堪任闻此《大法鼓经》不？”

迦葉白佛言：“若有比丘犯戒违律，是大目连之所呵责，有如是比，我不同行。况复世尊， 今此会众，如栴檀林，清净纯一！”

佛告迦葉：“今此会众，虽复一切清净纯一，然于隐覆之说有不善解。” 迦葉白佛言：“云何名为隐覆之说？”

佛告迦葉：“隐覆说者，谓言如来毕竟涅槃。而实如来常住不灭，般涅槃者非毁坏法。此修多罗离覆清净，明显音声，百千因缘，分别开示。是故，迦葉，当更观察此诸大众。”

时大迦葉，即复观察彼诸来者，云何而来。时刹那顷，下信众生，及声闻、缘觉，初业菩 萨，自惟不堪，生退舍心。譬如王家力士，众中有名千力士者，从座而起，击鼓唱言：“谁能堪任与我斗力？”其不堪者默然而住，心自念言：“我不堪任与彼斗力，或能伤损以致失命。”于彼众中无敢敌者，乃名勇健，难伏力士，建大胜幡。如是下劣众生，及声闻、缘觉，初业菩萨， 作是念言：“我不堪任听受：如来已般涅槃，而复说言常住不灭。于大众中，闻所未闻。”从座而去。所以者何？彼人长夜，于般涅槃，修习空见；闻离隐覆清净经故，从座而去。彼十方来声

闻、缘觉、初业菩萨，百千万亿阿僧祇分，余一分住。谓彼菩萨摩诃萨信解法身常住不变者，尔乃安住受持一切如来藏经，亦能解说安慰世间解知一切隐覆之说，善观一切了义、不了义经，悉能降伏毁禁众生，尊敬承顺清净有德，于摩诃衍得大净信，不于二乘起奇特想。除如是等方广大经，不说余经，唯说如来常住及有如来藏，而不舍空，亦非身见，空空彼一切有为自性。

佛告迦葉：“汝更问大众：咸欲得闻此大法鼓方广一乘，所谓大乘难信经不？如是至三。” 迦葉白佛言：“善哉！世尊。”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顶礼佛足，右绕三匝已，

告诸大众：“咸欲闻此《大法鼓经》不？如来今当普为汝等演说一乘，所谓大乘，过一切声闻、缘觉境界。”如是三说。

彼悉答言：“愿乐欲闻！唯大迦葉，我等悉为闻法故来。善哉哀愍！当为我说《大法鼓经》。”

迦葉复言：“汝等云何信？”

彼即答言：“譬如士夫，年甫二十，有百岁子。若佛如是说者，我等亦当如是随信，况说正法，而不信受？所以者何？如来如说而行，如来净眼圆照无碍，以佛眼观知我等心。”

迦葉叹言：“善哉！善哉！诸贤汝等，堪任听《大法鼓经》，若持若说。”

佛告迦葉：“譬如士夫，年甫二十，有百岁子，《大法鼓经》亦复如是。所以者何？如来涅槃而复常住，一切无我而复说我。”

彼即白言：“唯佛能知，如世尊所说，我等如是受持。”

迦葉白佛：“唯愿世尊，说《大法鼓经》，击大法鼓，吹大法蠡。” 佛言：“善哉！善哉！迦葉，汝今听说《大法鼓经》。”

迦葉白佛言：“唯然受教！何以故？是我境界故，是故如来大见敬待。云何为敬？尝告我言：‘汝来共坐！’以是因缘，我应知恩。”

佛言：“善哉！迦葉，以是义故，我敬待汝。迦葉，譬如波斯匿王，善养四兵。若斗战时， 击大战鼓，吹大战蠡，对敌坚住。缘斯恩养，战无遗力，能胜怨敌，国境安宁。如是，比丘，我般涅槃后，摩诃迦葉，当护持此《大法鼓经》。以是义故，我分半坐。是故彼当行我所行，于我灭后，堪任广宣《大法鼓经》。”

迦葉白佛言：“我是世尊口生长子。”

佛告比丘：“譬如波斯匿王，教诸王子，学诸明处。彼于后世，堪绍王种。如是，比丘，于我灭后，迦葉比丘，护持此经亦复如是。复次，迦葉，如波斯匿王，多与诸王，共为怨敌，更相攻伐。于彼彼时，其诸战士，象、马、车、步四种兵众，闻大鼓声，心不恐怖，坚持甲仗。时王恩恤，多所赐赍，及当战时，加赐珍宝，及以城邑。若能克敌，冠以素缯，封以为王。如是，迦葉，我诸声闻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如戒随学波罗提木叉，成就善住律仪，如来则与

人天安乐。其有大功降四魔者，以四真谛解脱素缯而冠其首。若有增上信解，求佛藏大我常住法身者，如来尔时以萨婆若水而灌其顶，以大乘素缯而冠其首。大迦葉，我今亦复如是，以大乘素缯用冠汝首。汝于未来无量佛所，当护持此经。迦葉当知，汝于我灭后，堪任护持如是经典。”

迦葉白佛言：“当如尊教。”复白佛言：“我从今日及灭度后，常当护持，广说此经。”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今当为汝说《大法鼓经》。”

时虚空中，诸天龙众，同声叹言：“善哉！善哉！迦葉，今日诸天，大雨天华；诸龙王众， 雨甘露水，及细末香，安慰悦乐一切众生，应为世尊之所建立，为法长子。”时天龙众，同声说偈：

“王于舍卫城， 伐鼓吹战蠡， 法王祇洹林， 击于大法鼓。”

佛告迦葉：“汝今当以问难之桴，击大法鼓。如来法王，当为汝说。天中之天，当决汝疑。”

尔时，世尊告大迦葉：“有比丘名信大方广，若有四众闻其名者，贪恚痴箭悉皆拔出。所以者何？迦葉，譬如波斯匿王，有耆婆子，名曰上药。若波斯匿王，与敌国战时，告上药言：‘汝今速持能为众生拔箭药来。’尔时，上药即持消毒药，王以涂战鼓，若涂、若熏、若打。若彼众生被毒箭者，闻其鼓声，若一由旬、若二由旬，箭悉拔出。如是，迦葉，若有闻信方广比丘名 者，贪恚痴箭悉皆拔出。所以者何？彼因此经增广正法，以彼现法成就故，得此大果。大迦葉， 汝当观彼无心凡鼓，以无心药，若涂、若熏、若打，有如是力饶益众生。况复闻彼菩萨摩诃萨， 信方广比丘名，而不能除众生三毒？”

迦葉白佛言：“若闻菩萨名者，能除众生三种毒箭。况称世尊名号功德，言南无释迦牟尼！ 若称叹释迦牟尼名号功德，能拔众生三种毒箭。况复闻此《大法鼓经》，安慰演说若偈若句！况复广说，而不能拔三种毒箭？”

佛告迦葉：“如我先说，净戒比丘，随心所欲，以本愿故。一切诸佛皆有是法，所谓不作不起不灭《大法鼓经》。是故，迦葉，汝于来世，亦当如我。所以者何？若有四众闻汝名者，三种毒箭悉得拔出。是故，迦葉，汝今当问《大法鼓经》，于我灭后，久于世间，护持宣布。”

迦葉白佛言：“善哉！世尊，今当为我说《大法鼓经》。” 佛告迦葉：“汝于《大法鼓经》，应少咨问。”

尔时，迦葉即白佛言：“善哉！世尊，当请所疑。如世尊所说：‘若有有则有苦乐，无有则无苦乐。’此有何义？”

佛告迦葉：“若无有者，谓般涅槃第一之乐。是故离苦乐，得般涅槃第一之乐。若苦、若

乐，彼则是有。若无有者，则无苦乐。是故欲得般涅槃者，当求断有。”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一切有无常， 亦无不变异。彼有有苦乐， 无有无苦乐。不为无苦乐， 为则有苦乐。莫乐诸有为， 亦勿更习近！ 若人得安乐， 还复坠于苦； 若不到涅槃， 不住安乐处。”

尔时，迦葉以偈答言：

“众生不为有， 涅槃第一乐。彼则名字乐， 无有受乐者。”

尔时，世尊复说偈言：

“常解脱非名， 妙色湛然住。非声闻缘觉， 菩萨之境界。”

迦葉白佛言：“世尊，云何言色而复常住？”

佛告迦葉：“今当说譬！譬如士夫，从南方摩头逻来。有人问彼：‘汝从何来？’士夫答 言：‘从摩头逻来。’即复问言：‘摩头逻为在何方？’时彼士夫，即指南方。迦葉，非为彼人于此得信耶。所以者何？以是士夫自见彼来故。如是，迦葉，以我见故，汝当信我。”

尔时，世尊即说偈言：

“譬如有士夫， 以手指虚空； 我今亦如是， 名字说解脱。譬如彼士夫， 远自南方来； 今我亦如是， 从彼涅槃出。

“然彼迦葉，若见义者，则不须因缘；若不见义，则须因缘。如是，迦葉，诸佛世尊，常以无量因缘显示解脱。”

迦葉白佛言：“云何为因？” 佛告迦葉：“因者是事。” 迦葉白佛言：“云何为缘？”

佛告迦葉：“缘者是依。”

迦葉白佛言：“愿更显示，其譬云何？”

佛告迦葉：“如由父母而生其子，母则是因，父则是缘，是故父母因缘生子。如是说因缘住法，是名为成。”

迦葉白佛言：“成者有何义？” 佛告迦葉：“成者，世间成。” 迦葉白佛言：“云何世间？” 佛告迦葉：“众生和合施设。” 迦葉白佛言：“云何众生？” 佛告迦葉：“法集施设。”

迦葉白佛言：“云何为法？”

佛告迦葉：“非法亦法，法亦非法。法者复有二种。何等为二？有为及无为，色及非色，更无第三法。”

迦葉白佛言：“法何像类？” 佛告迦葉：“法者非色。” 迦葉白佛言：“非法何类？”

佛告迦葉：“非法者亦非色。”

迦葉白佛言：“若法、非法，非色无相，云何是法？云何非法？” 佛告迦葉：“法者是涅槃，非法者是有。”

迦葉白佛言：“若法、非法，非色无相者。彼慧者，云何知？何所知？何故知彼相耶？” 佛告迦葉：“众生生生死中，习种种福德清净善根，是其正行。若彼行如是法，一切净相

生。若行此法者，是法众生。众生生生死中，行种种非福恶不善业。若彼行如是非法，一切恶不净相生。若行此非法者，是非法众生。”

迦葉白佛言：“世尊，云何众生？”

佛告迦葉：“众生者，四界摄施设，谓内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及入处五根，乃至十三缘起支(无尽意经中云从不正思惟生无明故十三支)，受想思心意识，是名众生法。迦葉当知，是名一切法。”

迦葉白佛言：“是中何等法是众生？”

佛告迦葉：“是中非一法名为众生。所以者何？迦葉，譬如波斯匿王鼓，何等为鼓？” 迦葉白佛言：“所言鼓者，皮木及捊，此三法和合，是名为鼓。”

佛告迦葉：“如是和合施设，名为众生。”

迦葉白佛言：“声鼓者非鼓耶？”

佛告迦葉：“离声鼓者，鼓亦有声，以风动故。” 迦葉白佛言：“鼓者，为是法，为是非法耶？” 佛告迦葉：“鼓者，非法，非非法。”

迦葉白佛言：“名为何等？”

佛告迦葉：“非法、非非法者，名为无记。” 迦葉白佛言：“有无记法者，世间应有三法。”

佛告迦葉：“无记相者，如非男非女。非男非女，名为不男，彼亦如是。”

迦葉白佛言：“如世尊说，父母和合而生其子。若父母无众生种子者，不为父母因缘。” 佛告迦葉：“彼无众生种子者，名为涅槃；人常不男，亦复如是。所以者何？譬如波斯匿

王，与敌国战时；彼诸战士，食丈夫禄，不勇猛者，不名丈夫。如是无众生种子者，不名父母； 常不男者，亦复如是。”

迦葉白佛言：“世尊，善法、不善法、无记法，何者善法？何者不善法？何者无记法？” 佛告迦葉：“乐受是善法，苦受是不善法，不苦不乐受是无记法。此三法，众生常触。乐受

者，谓天人五欲功德。苦受者，谓地狱、畜生、饿鬼、阿修罗。不苦不乐受者，谓白癣等。” 迦葉白佛言：“此则不然。”

佛告迦葉：“从乐生苦，从苦生苦，彼为无记。” 迦葉白佛言：“其譬如何？”

佛告迦葉：“因食生病，食则是乐，病则是苦。彼白癣等，名为无记。” 迦葉白佛言：“若苦乐名无记者，父母子亦无记。”

佛告迦葉：“此则不然。” 迦葉白佛言：“其譬如何？”

佛告迦葉：“如非想非非想等天乃至无想，则恒住不法，善亦如是。”

迦葉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受想是众生。是故非想非非想处，应非众生。” 佛告迦葉：“彼有行分。我说此众生法者，除无想天。”

迦葉白佛言：“众生为是色，为非色耶？”

佛告迦葉：“众生亦非色，亦非非色。然成就彼法，名为众生。”

迦葉白佛言：“若如是非众生成就法，更有异众生者，不应有无色天。若然者，无二法，世间色及无色。”

佛告迦葉：“法亦非色，非法亦非色。”

迦葉白佛言：“云何为法与解脱俱？为非法与解脱俱？无色天亦有解脱？”

佛告迦葉：“不然。唯有为法、无为法，是故无色天是有为数，解脱是无为。无色天有色性耳！”

迦葉白佛言：“世尊，一切有为是色，非色是无为。无色天有色者，是佛境界，非我等境界。”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是我境界，非汝等境界。如是诸佛世尊，到解脱者，彼悉有色， 解脱亦有色。”

佛告迦葉：“云何无色天，天处所作，汝知不？迦葉，云何有色天，名无色数不？” 迦葉白佛言：“非我等境界。”

佛告迦葉：“如是诸佛世尊，到解脱者皆有色，汝当观察。” 迦葉白佛言：“世尊，若如是得解脱者，复应受苦乐。”

佛告迦葉：“如有病众生，服药离病已，还复病耶？” 迦葉白佛言：“若有业者，则必有病。”

佛告迦葉：“无业者，彼有病耶？” 迦葉白佛言：“不也，世尊。”

佛告迦葉：“如是离苦乐是解脱，当知苦乐是病。如丈夫是得涅槃者。” 迦葉白佛言：“若离苦乐是解脱者，无业，病尽耶？”

佛告迦葉：“世间乐者，彼则是苦。于彼出离，如是业尽得解脱。” 迦葉白佛言：“不复终尽耶？”

佛告迦葉：“譬虚空如海，虚空如海耶？虚空无譬，解脱无譬，亦复如是。如无色天有色而不可知，亦不可知似此似彼；如是住，如是游戏，非是声闻、缘觉境界，解脱亦如是。”

迦葉白佛言：“世尊，一切众生，谁之所作？” 佛告迦葉：“众生自作。”

迦葉白佛言：“此义云何？”

佛告迦葉：“作福者佛，作恶者众生。” 迦葉白佛言：“最初众生，谁之所作？”

佛告迦葉：“非想非非想等无色天，谁之所作？云何活？云何住？”

迦葉白佛言：“于彼诸业所不能知，然唯业作。如是众生，生死黑及涅槃白，谁之所作？” 佛告迦葉：“业之所作。业起无量法，善起无量法。”

迦葉白佛言：“何者业起？何者善起？” 佛告迦葉：“业起者有，善起者解脱。” 迦葉白佛言：“无生处云何善起？”

佛告迦葉：“如如不异。”

迦葉白佛言：“若善起者，云何到无生处？” 佛告迦葉：“行善业。”

迦葉白佛言：“谁之所教？” 佛告迦葉：“无始佛教。”

迦葉白佛言：“一切无始佛，谁化谁教？”

佛告迦葉：“无始者，非一切声闻、缘觉思量所知。若有士夫出于世间，智慧多闻如舍利 弗，长夜思惟，终不能知佛之无始谁最为先，乃至涅槃中间亦不能知。复次，迦葉，如大目连， 以神通力，求最初佛世界无始，终不能得。如是一切声闻、缘觉、十地菩萨，如弥勒等悉不能 知。如佛元起难可得知，众生元起亦复如是。”

迦葉白佛言：“是故，世尊，无有作者，无有受者。” 佛告迦葉：“因是作者、受者。”

迦葉白佛言：“世间为有尽耶？为无尽乎？” 佛告迦葉：“世间未曾尽，无所尽，无尽时。” 佛告迦葉：“如以一毛渧大海水，能令尽不？” 迦葉白佛言：“唯然，能尽。”

佛告迦葉：“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大劫时，有佛名鸡罗婆，出兴于世，广说法教。尔时，城中有离车童子，名一切世间乐见，作转轮圣王，正法治化。王与百千大眷属俱，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右绕三匝，供养毕已，而白佛言：‘我当久如得菩萨道。’佛告大王：‘转轮圣王，即是菩萨，更无有异。所以者何？无有余人作帝释、梵王及转轮圣王。若菩萨者，即是释、梵、转轮圣王。先作众多帝释、梵王，然后乃作转轮圣王，正法治化。汝已曾作恒沙阿僧祇帝释、梵王， 今作转轮圣王。’时王白言：‘帝释、梵王，何所像类？’佛告大王：‘释、梵天王，亦如汝 今，首著天冠。而彼端严，则不及汝。如佛色像端严殊特，非声闻、缘觉、菩萨所及。如佛端 严，汝亦如是。’

“迦葉，尔时圣王复问佛言：‘我于久如当得成佛？’佛言：‘大王，凡得佛者，时大久 远。所以者何？假令大王，舍其福德，还为凡人，而以一毛渧大海水，乃至将竭，余如牛迹；当有如来出兴于世，名曰灯光如来、应供、等正觉。时有国王，名地自在。灯光如来为王授记，当得作佛。汝于尔时，当为彼王第一长子，亦俱授记。时彼如来，当如是说：“大王，汝此长子， 从昔暨今，大海将尽，生为汝子。于其中间，不为小王。或为释、梵、转轮圣王，正法治化。汝此长子，勇猛精进如是。地自在，菩提难得，以是因缘故说此譬。地自在，汝此长子，有六万婇女，端正姝好，璎珞庄严，状如天女；弃之如唾，知欲无常，危脆不坚，我当出家。作是语已，

信家非家，舍家学道。”是故彼佛记此童子，当来有佛，名释迦牟尼，世界名忍。汝童子名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佛涅槃后正法欲灭，余八十年，作比丘，持佛名，宣扬此经，不顾身命。百年寿终，生安乐国，得大神力，住第八地。一身住兜率天，一身住安乐国。复化一身，问阿逸多佛，此修多罗。’时地自在王，闻子授记，欢喜踊跃：‘今日如来，记说我子，得八住地。’时彼童子，闻授记声，勤加精进。”

迦葉白佛言：“是故，世尊，毛渧大海，犹尚可尽。” 佛告迦葉：“此义云何？”

迦葉白佛言：“世尊，譬如商人，计数金钱，置一器中。其子啼时，授与一钱。彼器中钱， 日日损减。如是菩萨摩诃萨，于大海水渧渧损减，悉能知之，亦知余在。况复世尊，于众生大聚尽而不知？但诸众生无有减尽，一切声闻、缘觉所不能知，唯佛世尊乃能知耳！”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如汝所说，众生大聚，无有尽时。” 迦葉白佛言：“众生般涅槃者，为有尽耶？为无尽耶？”

佛告迦葉：“众生无有尽也。” 迦葉白佛言：“云何众生不尽？”

佛告迦葉：“若众生尽者，应有损减。此修多罗，则为无义。是故，迦葉，诸佛世尊般涅槃者，悉皆常住。以是义故，诸佛世尊般涅槃者，然不磨灭。”

迦葉白佛言：“云何诸佛般涅槃，不毕竟灭？”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舍坏则为虚空。如是，如是，诸佛涅槃，即是解脱。”

大法鼓经卷下

尔时，世尊告大迦葉：“譬如有王，能行布施，彼王国中多出伏藏。所以者何？以彼国王种种周给贫苦众生，是故伏藏自然发出。如是，迦葉，大方便菩萨，广为众生说甚深法宝故，得此甚深离非法经，谓空、无相、无作相应经。复得如是如来常住，及有如来藏经。

“迦葉，如郁单越，自然之食，众共取之，无有损减。所以者何？以彼尽寿，无我所想及悭贪想。如是，迦葉，此阎浮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得此深经，书持读诵，究竟通利，广为人说，终不疲厌，不疑不谤。以佛神力，常得自然如意供养，乃至菩提，无乏无尽，除定报业。如持戒比丘，不缓持戒，终身天神随侍供养。若彼能于如是深经，乃至不起一念谤想， 当得如来藏如来常住，常见诸佛亲近供养。

“如转轮圣王，凡所游行，七宝常随。如是安慰说者所住之处，如是此经常与彼俱。如转轮圣王所住之处，七宝随住，不住余处，其非真宝住于余处。如是安慰说者，现在所住，如是此 经，悉从他方来至其所，诸不了义空相应经于余处住。如是安慰说者所住至方，此经常随。如转

轮圣王所游之处，诸余众生随顺王者，作如是念：‘彼王所住，我亦应去。’如是安慰说者所住之处，如是此经亦复常随。如转轮圣王出于世时，七宝随出。如是安慰说者出于世间，如是此经亦随出现。如转轮圣王所有七宝，若失一宝，彼王寻求，必至宝所。如是安慰说者，为闻此经处处寻求，要至经所。

“复次，如转轮圣王不出世时，诸余小王力转轮王，和合诸王各现于世。如是诸方，无人演说此深经处，余杂说者说诸杂经，所谓正不正杂经。彼诸众生，亦如是随学。彼随学时，闻此如来藏如来常住究竟深经，心生疑惑。于安慰说者，生恚害心，轻贱嗤笑，不生爱念，骂辱不忍， 作如是说：‘此将文笔，魔之所说。’谓为毁法，悉弃舍去，各还本处，更相破坏犯戒邪见，终不能得如是此经。所以者何？安慰说者所住之处，此经随住故。尔时世间多有众生，见闻摩诃衍经，而生诽谤。莫生恐畏！所以者何？五浊世时，正法损减，多有众生谤摩诃衍。如七家村中必出茶夷尼鬼，如是此经所行之处，七人众中必有谤者。

“迦葉，譬如同戒之人，相见欢喜。彼亦如是，各各毁戒，于说法众中，闻是经时，更相瞻视，作戏笑言：‘何者众生界？何者为常？’瞻彼颜色，作是思惟：‘彼是我伴。’更相慈愍。如是作已，守性而住，守性而去。如婆罗门长者种性，生子习恶，父母训诫，曾不改悔，舍家而去，随逐恶友，斗诸鸟兽，以为戏乐。如是展转，乃至他国，要结同类，共为非法，是为同行。不乐此经者亦复如是，见他诵说而反戏笑。所以者何？尔时众生，并多懈怠，持戒宽缓，为法留难。彼诸同行，相随诽谤。”

迦葉白佛言：“呜呼！真是恶时。”

佛告迦葉：“至于尔时安慰说者，当如之何？迦葉，譬如城邑边近路之田，为诸人众象马侵食。彼时田主，使一人监视。监视之人不勤守护，复更增足二、三、四、五，若十、二十乃至百人。守者逾多，取者弥众。最后一人作是思惟：‘如此守视，非一切护。当善方便，令无侵

害。’即取田苗，手自惠施。彼生感愧，田苗得全。迦葉，若能如是善方便者，于我灭后，能护此经。”

迦葉白佛言：“世尊，我终不能摄彼恶人。宁以两肩荷负须弥至百千劫，不能堪忍听彼恶人

犯戒灭法、谤法、污法，如是诸恶非法音声。世尊，我宁属他为其仆使，不能堪忍听彼恶人犯戒背法、远法、坏法，如是诸恶非法音声。世尊，我宁顶戴大地山海经百千劫，不能堪忍听彼恶人犯戒灭法，自高毁他，如是诸恶非法音声。世尊，我宁恒受聋盲喑哑，不能堪忍听彼恶人毁犯净戒，为利出家受他信施，如是诸恶非法音声。世尊，我宁舍身疾般涅槃，不能堪忍听彼恶人犯毁净戒螺声之行，而身行谄曲，口言虚妄，如是诸恶非法音声。”

佛告迦葉：“汝般涅槃，是声闻般涅槃，非为究竟。”

迦葉白佛言：“若声闻、缘觉般涅槃非究竟者，世尊何故，说有三乘，声闻乘、辟支佛乘、

佛乘？世尊云何已般涅槃，复般涅槃耶？”

佛告迦葉：“声闻以声闻般涅槃而般涅槃，非为究竟。辟支佛以辟支佛般涅槃而般涅槃，亦非究竟。乃至得一切种功德、一切种智大乘般涅槃，然后究竟，无异究竟。”

迦葉白佛言：“世尊，此义云何？”

佛告迦葉：“譬如从乳出酪，酪出生酥，生酥出熟酥，熟酥出醍醐。凡夫邪见，如初生乳， 乳血共杂。受三归者，犹如纯乳。随信行等，及初发心菩萨，住解行地，犹如成酪。七种学人及七地住菩萨，犹如生酥。意生身阿罗汉、辟支佛得自在力，及九住、十住菩萨，犹如熟酥。如来应供等正觉，犹如醍醐。”

迦葉白佛言：“世尊，如来云何说有三乘？”

佛告迦葉：“譬如导师，勇猛雄杰，将诸亲属及余人众，从其所住欲至他方，经由旷野崄难恶道，作是思惟：‘此众疲乏，将恐退还。’为令诸人得止息故，于其前路化作大城，遥以指 示，语诸大众：‘前有大城，当速至彼。’诸众悉见，渐近彼城，各相谓言：‘是我息处。’即共入城休息快乐，乐于中住，不欲前进。尔时，导师作是思惟：‘此诸大众得此小乐，便以为 足，羸劣休懈，无前进意。’尔时，导师即灭化城。彼诸大众见城灭已，白导师言：‘此为何 等？为幻为梦？为真实耶？’导师闻已，即告大众：‘向者大城，为止息故，我化作耳！更有余城，今所应往。宜速至彼，快乐安隐。’大众答言：‘唯然受教！何缘乐此鄙陋小处？当共前进安乐大城。’导师告言：‘善哉！当行。’即共前进，复告大众：‘所往大城先相已现，汝当观察，彼前大城极甚丰乐。’以渐前行，见彼大城。尔时，导师告诸大众：‘诸仁当知，此是大 城。’时诸大众，遥见大城，安隐丰乐，心得欢喜，各共相视，生希有心：‘此城为实，为复虚妄？’导师答言：‘此城真实，一切奇特，安隐丰乐！’即告彼众：‘入此大城，此则第一究竟大城。过此处已，更无余城。’彼诸大众俱入城已，生希有心，心得欢喜，叹彼导师：‘善哉！ 善哉！真实大智，大悲方便，哀愍我等。’迦葉当知，彼初化城，谓声闻、缘觉乘，清净智慧， 空、无相、无作解脱之智。真实大城，是如来解脱。是故如来，开示三乘，现二涅槃，又说一 乘。”

佛告迦葉：“若有说言无此经者，非我弟子，我非彼师。” 迦葉白佛言：“世尊，诸摩诃衍经，多说空义。”

佛告迦葉：“一切空经是有余说，唯有此经是无上说，非有余说。复次，迦葉，如波斯匿 王，常十一月设大施会，先食饿鬼、孤独、贫乞，次施沙门及婆罗门，甘膳众味随其所欲。诸佛世尊亦复如是，随顺众生种种欲乐，而为演说种种经法。若有众生，懈怠犯戒，不勤修习，舍如来藏常住妙典，好乐修学种种空经，或随句字说，或增异句字。所以者何？彼如是言：‘一切佛经皆说无我。’而彼不知空无我义，彼无慧人趣向灭尽。然空无我说亦是佛语。所以者何？无量

尘垢诸烦恼藏，常空涅槃。如是涅槃是一切句，彼常住安乐，是佛所得大般涅槃句。迦葉白佛言：“世尊，云何离于断常？”

佛告迦葉：“乃至众生轮回生死不得自在，是故我为说无我义。然诸佛所得大般涅槃常住安乐，以是义故，坏彼断常。”

迦葉白佛言：“世尊，再转无我，转我久矣！”

佛告迦葉：“为破世间我故，说无我义。若不如是说者，云何令彼受大师法？佛说无我，彼诸众生生奇特想，闻所未闻，来诣佛所。然后以百千因缘令入佛法，入佛法已，信心增长，勤修精进，善学空法，然后为说常住安乐有色解脱。复次，或有世俗说有是解脱，为坏彼故，说言解脱悉无所有。若不如是说，云何令彼受大师法？是故百千因缘，为说解脱灭尽无我。然后我复见彼众生，见毕竟灭以为解脱，彼无慧人趣向灭尽，然后我复百千因缘，说解脱是有。”

迦葉白佛言：“世尊，得解脱自在者，当知众生必应有常。譬如见烟，必知有火；若有我者，必有解脱。若说有我，则为已说解脱有色，非世俗身见，亦非说断常。”

迦葉复白佛言：“世尊，云何如来，不般涅槃示般涅槃，不生示生？”

佛告迦葉：“为坏众生计常想故，如来不般涅槃示般涅槃，不生示生。所以者何？众生谓佛，尚有终没，不得自在，何况我等有我我所！譬如有王，为邻国所执，系缚枷锁，作是思

惟：‘我今复是王是主耶？我今非王非主。何缘乃致如是诸难？由放逸故。’如是众生，乃至生死轮回，我不自在；不自在故，说无我义。譬如有人，为贼所逐，举刀欲害，作是思惟：‘我今无力当得免此死难。’以不如是生老病死种种众苦，成就众生思想，愿作帝释梵王。如来为坏彼思想故，示现有死。如来是天中之天，若般涅槃悉磨灭者，世间应灭。若不灭者，则常住安乐。常住安乐，则必有我，如烟有火。若复无我，而有我者，世间应满。实有我，非无我，亦不坏。若实无我，我则不成。”

迦葉白佛言：“世尊，有者何耶？”

佛告迦葉：“有者，二十五有众生行。非有者，无思之物。若非有是众生者，应从他来。设有思之物坏者，众生当减。若非有是众生者，则应充满。以众生不生不坏故，不减不满。”

迦葉白佛言：“世尊，若有我者，云何生彼烦恼诸垢？”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应以是问，问于如来。譬如金师见彼金性，作是思惟：‘如此金性，何由生垢？今当推寻生垢之本。’彼人云何？为得本不？”

迦葉白言：“不也，世尊。”

佛告迦葉：“若尽寿思惟寻初因相，乃至无始，得本际不？既不得本，亦不得金。若巧方便精勤不懈，除彼金垢，尔乃得金。”

佛告迦葉：“如是我者，生客烦恼。欲见我者，作是思惟：‘今当推寻我及垢本。’彼人云

何？为得本不？”

迦葉白佛言：“不也，世尊。”

佛告迦葉：“若勤方便除烦恼垢，尔乃得我。谓闻如是此经，深心信乐，不缓不急，善巧方便专精三业，以是因缘，尔乃得我。”

迦葉复白佛言：“世尊，若有我者，何故不见？”

佛告迦葉：“今当说譬！譬如初学，学五字句，界成句偈。欲先知义，然后乃学，当得知 不？要当先学，然后乃知。彼善学已，然后师教，界成句义，引譬示之。彼能听受，缘师得解界成句义故，则能信乐。如是我今，为烦恼藏所覆众生说言：‘善男子，如来藏如是如是。’彼便欲见，当得见不？”

迦葉白言：“不也，世尊。”

佛告迦葉：“如彼不知界成句义，当缘师信。如是，迦葉当知，如来是诚实语者，以诚实语说有众生，汝后当知，如彼学成。今当为汝更说譬喻，如四种众生界隐覆譬喻，所谓：肤翳覆 眼、重云隐月、如人穿井、瓶中灯焰。当知此四有佛藏因缘，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无量相好庄严照明。以彼性故，一切众生得般涅槃。

“如彼眼翳是可治病，未遇良医，其目常冥；既遇良医，疾得见色。如是无量烦恼藏，翳障如来性；乃至未遇诸佛、声闻、缘觉，计我非我，我所为我；若遇诸佛、声闻、缘觉，乃知真 我。如治病愈，其目开明。翳者谓诸烦恼，眼者谓如来性。如云覆月，月不明净。诸烦恼藏覆如来性，性不明净。若离一切烦恼云覆，如来之性净如满月。如人穿井，若得干土，知水尚远；得湿土泥，知水渐近；若得水者，则为究竟。如是值遇诸佛、声闻、缘觉，修习善行，掘烦恼土， 得如来性水。如瓶中灯焰，其明不现，于众生无用；若坏去瓶，其光普昭。如是诸烦恼瓶覆如来藏灯，相好庄严则不明净，于众生无用。若离一切诸烦恼藏，彼如来性烦恼永尽，相好照明施作佛事；如破瓶灯，众生受用。如此四种譬喻因缘，如我有众生界，当知一切众生，皆亦如是。彼众生界，无边明净。”

迦葉白佛言：“世尊，若一切众生，有如来藏、一性、一乘者，如来何故，说有三乘——声闻乘、缘觉乘、佛乘？”

佛告迦葉：“今当说譬！如巨富长者，唯有一子，随乳母行，于大众中亡失所在。长者临

终，作是思惟：‘我唯一子，久已亡失，更无余子、父母亲属。若我一旦终没之后，一切财物王悉取去。’于思惟顷，本所失子，游行乞求，到其本家，而不自知是其父舍。所以者何？幼少失故。父见识之，而不言子。所以者何？虑怖走故。多与财物，而语之言：‘我无子息，为我作 子，勿复余行。’彼子答言：‘不堪住此。所以者何？住此常苦，如被系缚。’长者谓言：‘汝欲何作？’子复答言：‘宁除众秽，放牧田作。’长者念言：‘此子薄福！我当知时，且随彼

意。’即令除粪。其子久后，见大长者五欲自娱，心生欣乐，作是思惟：‘愿大长者，时见哀 纳，多赐财宝，以我为子。’作是念已，不勤作务。长者见已，作是思惟：‘如是不久，必为我子。’是时长者，寻告之曰：‘汝今云何起异心想，不勤作务？’彼即答言：‘愿欲作子，生如是心。’长者言：‘善！我是汝父，汝是我子。我实汝父，而汝不知。所有库藏，悉以付

汝。’于大众中唱如是言：‘此是我子！我失来久，今遇还家，而不自知。我命为子，而复不 肯。今日自求为我作子。’迦葉，如彼长者，方便诱引志意下劣子，先令除粪，然后付财，于大众中唱如是言：‘此本我子！亡失来久，今幸自来，为我作子。’迦葉，如是不乐一乘者，为说三乘。所以者何？此是如来善巧方便。是诸声闻悉是我子，如除粪者今始自知。”

迦葉白佛言：“呜呼异哉！是声闻乘，何鄙之甚！实是佛子，而不识父。”

佛告迦葉：“应如是学！若汝不堪诃责毁骂，则应舍离。彼后熟时，汝当知之。复次，迦葉，声闻、大乘，常相违反，世俗、无漏，愚痴、黠慧。

“复次，迦葉，若谤此经者，应当摄取。所以者何？彼以谤故，舍身当堕无边黑闇。哀愍彼

故，当设方便以大乘法而成熟之。若不可治者，当堕地狱。若有信者，彼自当信。其余众生，应以摄事摄令解脱。

“复次，迦葉，若有士夫，初得热病，不应与药及余众治。所以者何？时未至故。要待时

至，然后乃治。二处不知，是则败医。是故病熟，然后应治。若未熟者，要待时至。如是众生谤此经者，过患熟时，深自悔责：‘呜呼苦哉！我之所作，今始觉知。’至于尔时，应以摄事而救摄之。

“复次，迦葉，如有士夫，度大旷野，闻合群鸟鸣。时彼士夫，思是鸟声，谓有劫贼，异道而去，入空泽中，至虎狼处，为虎所食。如是，迦葉，彼当来世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 夷，于有我、无我声，畏有我声，入于大空断见，修习无我；于如是如来藏，诸佛常住甚深经 典，不生信乐。

“复次，迦葉，汝所问我，为阿难说：‘有有有苦乐，无有无苦乐。’汝今谛听。迦葉，如来者，非有，非众生，亦不坏。”

迦葉白佛言：“云何世尊？”

佛告迦葉：“如雪山下，有出净光摩尼宝性。有人善知摩尼宝相，见相则知，即取持去；如炼金法，消除滓秽，离垢清净，随所著处，本垢不污。所以者何？譬如士夫持灯而行，随所至 处，闇冥悉除，灯光特明。彼摩尼宝，亦复如是。如炼真金，尘垢不污；星月光照，则雨净水； 日光所照，寻即出火。如是，迦葉，如来、应供、等正觉，出兴于世，永离一切生老病死，烦恼习垢一切悉灭，常大照明。如彼明珠，一切不污。如净莲华，尘水不著。复次，迦葉，如来如是如是时，如是如是像类，出于世间，随其所应，示现凡身，不为彼彼凡品生处垢秽所染，亦复不

受世间苦乐。乐者，人天五欲功德，彼即是苦；唯有解脱，究竟常乐。”

迦葉白佛言：“善哉！善哉！世尊，我自惟省，今始出家受具足戒，得比丘分，成阿罗汉， 当于如来知恩报恩！以如来昔日，分我半坐；今日复于四大众中，以大乘法水而灌我顶。”

尔时，众中有持比丘色像仪式者，或持优婆塞色像仪式者，或持非优婆塞色像仪式者，倾侧

低仰，一切皆是魔之所为。

尔时，阿难白佛言：“世尊，今此大众，离诸糟糠，坚固真实，如栴檀林。如是众中，彼云何住？”

佛告阿难：“问大迦葉。” 阿难言：“唯，善哉当问！”

即问迦葉：“于此众中，彼云何住？”

迦葉答言：“彼愚痴人，是魔眷属，与魔俱来。是故，阿难，我先说言，不能堪任。于如来灭后，善巧方便，护持正法，如善守田。是故先言，宁负大地，广说如上。尔时，世尊即告我 言：‘于我灭后，汝当堪忍护持正法至于法尽。’我时白佛：‘我当堪能四十年中护持正

法。’时佛责言：‘何以懈怠，不能护法至于法尽也！’” 佛告迦葉：“汝且求魔！若能得者，堪任护法。”

迦葉即以天眼观察而不能见。如舍卫国，有一野人亡失其子，于大众中求子不得，疲乏而 归。迦葉天眼，于大众中，求魔不得，亦复如是。即白佛言：“我不堪任求觅恶魔。”如是八十诸大声闻，皆曰不堪。复令贤护等五百菩萨，除一菩萨名一切世间乐见，推觅恶魔，亦复不得。

尔时，世尊复告迦葉：“汝不堪任法欲灭时，余八十年护持正法。南方菩萨当能护持！汝当于贤护菩萨五百众中最后求之。”

迦葉答言：“善哉当求！”求得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世尊，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

则是其人。”

佛告迦葉：“汝往劝请，令觅恶魔。”

尔时，迦葉即与八十诸大声闻，及贤护等五百菩萨，俱共劝请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汝童子，世尊所举，堪觅恶魔！”

尔时，童子于大众中，白迦葉言：“我今堪任推觅恶魔！然有八十诸大声闻，贤护等五百菩

萨摩诃萨，及文殊师利、观世音、得大势、灭诸恶趣、弥勒菩萨等，何故不觅，令我觅耶？宜令彼先，然后及我。”

迦葉谓言：“降伏恶魔，为无福耶？”

答言：“迦葉，汝知有福，宜自为之，我今不能。” 尔时，迦葉以此白佛。

佛告迦葉：“此童子语，为何所说？”

迦葉白佛：“童子说言：先诸大德，然后及我。我是俗人，性复下劣。是诸大德，八十声闻，及贤护等五百上首，彼悉在先，然后次我。”

时诸声闻及贤护等，一切推觅悉不能得。如彼野人，求子不获。皆曰不堪，于一面立。

尔时，世尊复告迦葉：”汝今闻此《大法鼓经》，于我灭后四十年中，当善护持如今正法， 当击大法鼓，吹大法蠡，设大法会，建大法幢。然后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于正法欲灭余八十年，当以五系缚彼恶魔及其眷属，如缚小兔，广当宣唱《大法鼓经》，当击大法鼓，吹大法蠡， 设大法会，建大法幢。”

迦葉白佛言：“当于何时？”

佛告迦葉：“正法欲灭余八十年。” 迦葉白佛言：“世尊，欲见恶魔。” 佛告童子：“速以恶魔示诸大众。”

尔时，童子瞻仰世尊，即指示言：“观此恶魔，从异方来。如诸菩萨，作比丘像，于众中坐。”大众悉见，见被五系。

魔言：“童子，我于此经不复作碍。”如是三说。

尔时，世尊告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等菩萨众言：“摩诃迦葉，已能于我灭度之后四十年中，护持正法。汝等谁能于我灭后，最后护法？”如是三说，无能堪者。

佛告大众：“汝等勿得起轻劣想！我此众中多有弟子，于我灭后能护正法说此经者。贤护等

五百菩萨最后一人，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于我灭后，当击大法鼓，吹大法蠡，设大法会，建大法幢。”

尔时，童子即放弊魔。

时诸大众，语童子言：“汝已授记。”

尔时，世尊复告大迦葉言：“今汝迦葉，如守田夫无善方便，不能堪任护持此经。今此童子闻此经已，能善诵读，现前护持，为人演说；常能示现为凡夫身，住于七地。正法欲灭余八十 年，在于南方文荼罗国，大波利村善方便河边，迦耶梨姓中生。当作比丘持我名，如善方便守护田苗，于我慢缓懈怠众中离俗出家，以四摄法而摄彼众。得此深经诵读通利，令僧清净，舍先所受本不净物，为说大法《大法鼓经》，第二为说大乘空经，第三为说众生界如来常住《大法鼓 经》，击大法鼓，吹大法蠡，设大法会，建大法幢。当于我前，被弘誓铠，尽百年寿常雨法雨， 演说此经；满百年已，现大神力示般涅槃，说如是记：‘释迦牟尼佛，今来至此，悉当瞻仰，恭敬礼拜。如是如来常住安乐，诸仁当观真实常乐，如我所说。’尔时空中十方诸佛，皆悉现身说如是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一切皆当信其善说！’”

迦葉白佛言：“世尊，菩萨成就几德，能见如来常住不坏法身，临命终时现大神力？”

佛告迦葉：“菩萨摩诃萨成就八功德者，能现前见如来常住不坏法身。何等为八？一者、说此深经，心不懈怠；二者、说彼三乘三种之说，亦不懈倦；三者、所应化者，终不弃舍；四者、若僧坏者，和合一味；五者、终不亲近比丘尼、女人、黄门；六者、远离亲近国王及大力者；七者、常乐禅定；八者、思惟观察不净无我。是为成就八种功德。复有四事。何等为四？一者、善能持法；二者、常自欣庆：‘善哉！我今所作快乐大善’；三者、能自归依，作是思惟：‘我得善利’；四者、于如来常住决定无疑，日夜常念如来功德。以是因缘，现前得见常住法身，现大神力，然后命终。

“迦葉，如是善男子、善女人，随所住处城邑聚落，我为是等示现法身，而说是言：‘善男子、善女人，如来常住。汝从今日，常应受持读诵此经，为人解说。’作如是语：‘当知如来常住安乐，正心希望，勿为谄曲！当知世尊如是常住，净希望者，我当现身。’汝大迦葉，当信当审。若不如是修行法者，何由见我？云何能得神通示现？如我为声闻乘说，比丘能舍一法者，我为保任得阿那含果，谓彼所行功德成就亦复如是。如我先说，持戒比丘，终身天神常随供事。是故汝等，勿贪利养，当修厌离，住身念处。复次，迦葉，持我名比丘，常令僧净。”

迦葉白佛言：“世尊，此为云何？”

佛告迦葉：“行摄取时，满足犯戒贪乌之众，如彼巧便守护四法。贤护等五百菩萨，先不堪任，是等今者，犹故不堪。于我灭后最后护法，持我名比丘行摄法时，摄诸宽纵懈怠比丘，习近供养，与其经卷，消息将护；如养牛法，知可伏时，然后调伏。若摄取调伏而不改者，则便弃 舍，不令毒箭涂伤善净。彼复当作如是思惟：‘莫令净行比丘因彼犯戒！’彼说非法行恶行者， 不应致敬，共同法集、布萨、自恣、羯磨僧事，悉不应同。如王摧敌，彼亦如是。如是方便调伏彼已，于百年中常雨法雨，击大法鼓，吹大法蠡，设大法会，建大法幢，示大神力，命终涅槃。过千佛已，六十二劫，经百千缘觉及八如来般涅槃后，乃成佛道，名智积光明如来、应供、等正觉。彼时持我名比丘者，即是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当于此土成等正觉。迦葉当知，无上菩 提，如是难得。迦葉，为是凡人所能得不？”

迦葉白佛言：“不也，世尊。”

佛告迦葉：“一佛国土，一佛施作佛事，第二、第三亦复如是。如一芥子中有众多世界，周旋往返而不自知，谁持来去，谁安我此；随所应知，随顺为作，如是或有知我者、或不知者。此一世界，耆阇崛山中，有释迦牟尼佛；即于此中，有阿逸多佛；于此世界，或现劫烧，或现说 法。如是奇特甚为希有！复有何等最上奇特？谓一切世间乐见童子，不于凡俗家生。其所生家， 悉是菩萨。迦葉当知，彼供养给侍者，悉皆欢喜，宗亲爱念，皆作是言：‘我种姓中，有如是人生。’此诸人等，一切皆是我之所遣。迦葉当知，彼菩萨摩诃萨，若余四众为作眷属，悉闻说此

《大法鼓经》，一切皆当得无上菩提。

“迦葉，我于过去久远世时，在毗舍离城，作转轮王，名难提斯那。尔时，毗舍离城，如四天王下阎浮提。如忍世界，其余天下亦复如是，如是三千大千世界。我时寿命不可思议。我作如是转轮圣王，行阿僧祇殊胜布施及诸功德，持戒清净，修诸善行。合集如是无量福德，若善男 子、善女人，闻说一乘《大法鼓经》，戏笑而往，乃至一念，所得功德胜前福业，不可称记，算数譬喻所不能计！如有咒王，名曰焰昭，一说此咒，四月善护。迦葉当知，世间凡咒势力如是， 何况一读《大法鼓经》，而力不能尽寿为护！是故有能供养此经者，是诸众生，为无上菩提作决定因，乃至究竟菩提不离是经。”

时诸大众，同声唱言：“善哉！善哉！甚奇！世尊，今此童子，当为持佛名比丘。若般涅槃者，祇洹林神无所依怙。所以者何？彼从南方来至佛所，而般涅槃。”

佛告大众：“彼亦不来，我自往彼，示现其身；先遣此经，然后乃往。所以者何？若此经不

往至彼手中，则彼生退心。若彼有众生应调伏者，我与大众往住其前。彼见我已，当即还彼，还彼已便般涅槃，随其所欲度众生处而般涅槃。尔时，天帝释子，名阿毗曼儒，当乘神通而来至 此。彼虽幼少，真心清净信乐大乘，唯独一人，无有俦匹，于天人中，持此大乘甚深经典，是故彼为说解脱因，得授佛记。”

时诸大众，同声说偈：

“奇哉一切， 世间乐见， 为比丘像， 击大法鼓护持佛法， 令得久住！

般涅槃后， 世间虚空， 彼灭度后， 无与等者。如是比丘， 世间难得， 能为世间， 说究竟道。”

尔时，迦葉、阿难，贤护菩萨等，无量大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上一部：乾隆大藏经·大乘单译经·无所有菩萨经四卷](http://qldzj.com/htmljw/0435.htm)[下一部：乾隆大藏经·大乘单译经·月上女经二卷](http://qldzj.com/htmljw/0437.htm)

乾隆大藏经·大乘单译经·大法鼓经